



徐國能

出生：民國六十二年生

學歷：東海大學中文系

現職：暨南大學兼任講師

曾發表之作品：「主婦詩人」、「骰子日」、「食髓」、「刀工」

獲獎紀錄：台北市文學獎、中央日報文學獎、臺灣省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

散文 第 2 名

詩 人

創作理念

寫作只是偶然拾起筆來，記下世上偶然發生，心中偶然感悟之事。美好的是詩，不美好的也是，那麼誰是詩人呢，詩人總是安靜地走過我們的生命，帶來喧囂裡的沉思。

詩人

——我知道，我領悟到的還不是什麼大智慧

波赫士·〈詩人的信條〉

「君臣已與時際會，樹木猶爲人愛惜」這是唐朝大詩人杜甫歌詠四川成都武侯(即諸葛亮)祠前一棵老柏樹的詩句，這詩編在「唐詩三百首」裡面，小時候搖頭擺腦地背誦過這詩，但其中到底說的是些什麼，其實一直到今天我還有些沒把握，但送我書的老張說：「不懂好，時候到了就懂了，到時候還不懂那是最好」，這話讓我更是迷糊，不過那棵老柏樹的形象在詩中倒是十分生動，討人喜歡，因此我一直記得這詩句，但不知爲何，悠悠歲月，我經常從這詩便想起老張，還有我們院中那棵已經不存在的蓮霧樹。

我們經常拿許多東西來譬喻人生，也許這就是所謂的人生觀，在種種的譬喻裡，其實所包含的是人們對於具體生活的詩意想像，人爲什麼要有這種詩意的想像，當然這又是另一個大問題了，我們在此不去論它，但我每想到此處，便想起老張所說的，人活著就要像一棵樹。但人爲什麼會像一棵樹，老張沒說，我也不懂，或許是春去秋來的意象，或許是俯仰天地的昂然，不過我猜老張另有所指，但老張死了，我們也無從知曉。

樓下的老張死了，好幾個星期後我才知道，回家聽母親談起，說他無兒無女怪可憐的，警察法醫都來過，說是心肌梗塞自然死亡云云，某某處的人也來過，搜走了存摺，聽說裡面還有不少錢呢，連房子大概都要充公了。母親很是感嘆，「省了一輩子都是別人的了」。

死亡是不吉祥的事，談起來總是得小心翼翼，而且略帶憂傷。樓下的

門鎖得很緊實，三輪車還停在那裡，院子裡一棵蓮霧樹枝繁葉茂，青澀的小果實累累掛在枝上。老張曾說，那像是家鄉的棗樹，我那時還小，就是現在，也沒看過棗樹長得是何模樣，老張要我多提一桶水，我不情願，老張說棗樹是不大喝水的，不過蓮霧可不同，得給她喝個夠。今天的大樹看來並不憂鬱，藍天綠葉，顯然植物對於生死有不同於人世的見解。但無論如何，以人的標準來說，這種悠然總顯得無情，當初這樹長在路邊，沒人知道她來自何處，如何成長，總之比我們早到一步，但沒人照料，生得又瘦又小，可憐巴巴，那時道路拓寬，樹太礙事，本來是要連根拔除，但老張說好好的一棵樹不能就此挖了，與榮工處修路的幾個弟兄商量一番，決定移植在我們的院子裡，老張說過院子裡要有棵樹才算是個家。

什麼是「家」呢？我知道卻也不甚明白，老張說那年日本人的飛機往下丟燒夷彈，整個宅院都燒了只贖下大門口的一棵大棗樹，伸長了枝桠，像要保護屋下驚惶的人們。老張說逃難時總是講勝利後找到那樹，便認得是回家了，所以途中看見一棵類似的大樹，便有一份鄉愁。鄉愁是什麼我也不知道，我們這代人，其實並不真懂離鄉背井的感受，因此也沒什麼真正憂愁過，頂多是在國文課本裡讀「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」。不過老張說到鄉愁的時候挺認真，這認真讓我也能感受到那是人類一種奇特的情感，必然是結結實實地寄存在某些人的夢中，讓他們為此唱歌、吟詩或是醉酒，有時我很憧憬這種情感，也許是安逸的時代使然。但經歷過動蕩的老張卻說哪回什麼家呢，勝利後給圍在長春，煮皮鞋吃完就上飛機來臺灣了，也不知這些年了那棵棗樹還在不在？不過沒關係，現在有棵蓮霧樹陪我，不比棗樹差。老張一笑，滿臉線條都舞動了起來。

我不知是如何與老張熟識的，反正有記憶以來，他便住在我家樓下，拾荒為生。老張為人四海，十分和氣，小時候我常去他家玩，他家進門便是一

幅老總統的戎裝照片，一身勳業，自有威儀，牆上報紙糊滿，頗為寒愴，不過有一張大字縱橫淋漓，我至今仍然有印象，寫得是：「先生抱奇才，避世梁溪上，茅屋自棲遲，權門愧俯仰。好靜絕紛拏，篤學貴存養，我將從之遊，如何縛塵鞅。」老張每每為我讀來，抑揚頓挫，神采飛揚，說是一位不世出的高人親筆致送的，還指著一條隱約的痕跡說當年水災我什麼都不救，就從大水裡拿了這張字，你看，這便是當時水淹到了這裡……。我問他這字究竟寫些什麼，他說這不過只是寫一個人生的嚮往與遺憾罷了，我又問他什麼是嚮往，什麼是遺憾，他說他們這一代人的事我們是不會懂的，能夠安安穩穩地在樹蔭下打個盹喝杯茶就是福氣了。

這我的確不懂。

那天，我站在樹下憮然良久，有點物是人非的感嘆。記得學校裡的老師說：「詩人必有重視外物之意，故能與花鳥共憂樂」，老張雖是粗人，但對於一木一石，似乎都有許多的情感，而這個社會，大凡有太多情感的人都不容易成就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，我想老張正是有那麼一點。

他與那棵樹一樣，不知來自何方，國語裡的鄉音，聽不出是哪省哪縣哪鄉，不過他自稱與《說唐》裡大唐第一好漢秦瓊字叔寶同鄉，所以很有可能是山東人氏！偶爾他還會還說幾句臺語，腔調雖怪但也親切。老張早出晚歸，大人說他是撿破爛的，現在的話叫資源回收，是件頂有意義的事，但當時還是一種鄙薄。老張回收的主要是紙張類，以舊報紙為多，老張不只收舊報紙，還看報、剪報，因此老張是無所不曉的，他可以分析如果美國與蘇俄打起來時臺灣的戰略地位是何等重要，他也可以告訴你今天晚上的瓊斯杯中華對菲律賓勝算如何，可惜那年頭不時興玩股票，不然他說不定也可以報報明牌。凡事都只有一個道理，老張說，只要懂得這理，沒有看不通透的事。老張不懂得這理呢？有時像是懂得，有時又像是不懂。

他常會撿些完全不能賣錢的東西回來，算是賒本生意，但老張說一器一物都是人間的一種緣會，能留自當留在人間，有時他會開玩笑地說：「再過一千年就可以進故宮啦！」那時還沒有太明確的法律觀念，大家也講究敦親睦鄰，即使破銅爛鐵堆了半院子，能夠出入自得，大家也就不說什麼了。有一回他從酒廠拖回一個人高的玻璃樽，又圓又胖，可實在不知拿來做什麼，我靈機一動，建議在裡面放養好幾頭金魚，紅黑金花，沉浮各異勢，真真煞是好看，老張直讚我聰明，「有出息」。可惜後來玻璃樽被不知是粗心或是有心的人打破了，童年一瓶碩大的晶瑩與繽紛也隨之流盡。

就像一滴水流入大海，或像一本靜靜闔上的書，老張死了，對鄰居們似乎是那麼自然，幾乎沒有影響到任何一個人，這種冷淡，也許是每個人認為自己對於老張是一無所涉、一無所知的，其實並非如此，只是我們對他的許多事沒有辦法下一個明確的判斷，或是做出完整的解釋罷了。就像曾經有一次忽然傳言老張是匪諜，那天管區帶著幾個穿短袖襯衫的男人來找老張，將他帶走後又打包幾箱東西，里長伯繪聲繪影地說那可能是給共產黨通訊用的發報機，又說了些保密防諜、守望互助之類的話，還說老張這事必有株連，記得發表過一些不滿政府言論，或是讚同過國會改選的的街坊們，臉色竟都有些凝重了。幾天後老張笑嘻嘻地回來，輕描淡寫地說那只是幾本撿來的舊書而已，燒了，都給燒了，老張雙手一攤。大人們暗地裡說事情沒有那麼單純，但至今也沒有更好的答案，當然也沒有人受到什麼牽連而不明消失。但我知道老張所說應是真的，我親眼看到他的書架上擺著什麼《抗戰三部曲》、《子夜》與《駱駝祥子》之類的書，但之後統統都不見了，不過老張很得意的說書燒了也沒有關係，都在腦子裡啦！但隨即很感慨地說燒書自古是暴君之行，真是國之將亡，大人們都噤聲不敢答話，連忙把我拉回家去。

但我還是常往他家跑，因為老張的書真多。他說都是撿來的，還說一個

社會到處有書撿不知道是好是壞？我不相信他的說法，但老張說讀書好，人要明理一定要多讀書，要作文章一定也得要讀書，他送了我一本《唐詩三百首》，七成新，封皮上是一對紅鵲立在含苞的梅枝上，旁邊題道：「紅梅翠竹更亭松，比翼幽棲兩意濃」，老張說能把這書讀通的也算學問了，長日漫漫，我每背下一首便打個紅圈圈，後來不知為何沒有繼續背完它，但讀過的部份有些讓我感到嶄崎，有些讓我感到華豔，我最早喜歡「雲想衣裳花想容」的青春與歡樂，但老張說不如「丹青不知老將至，富貴於我如浮雲」的瀟灑，幽麗亦不比「洞在清溪何處邊」……。至今想來，這些言論有些似真有其理，有些則近於一己之見，而其中的點滴，經常令我有微微的喜悅，又帶著無比茫然。雖然我後來讀過更多精闢的唐詩選本注箋，但至今這本《唐詩三百首》還在我的書架上，表皮脆硬，一碰即碎，有時我還是會將它取下吟詠一番，只是當作紀念，至於通不通的問題，也就不那麼計較了。

幾天後某某處的人員又來了，還領了位長官一樣的人物，旁跟了一個衣鮮履潔的後生，長官說啥他便忙著抄抄寫寫，幾個人指東劃西，大意不外收拾房子早日估價拍賣之類，聽來頗覺無情。不過這事老張似乎也早有預期，我猜他身後大約也不以為忤，以前他就說過：「不見五陵豪傑墓，無花無酒鋤做田」，他說人最在乎留名於世，他連名都不要了，還在乎留下什麼？他經常在報紙上練習毛筆字，寫的都是些詩句，我問他哪懂得這麼多，他總說小時候學的，還說他們老師兇得很，不會背就打手心，說著還搓搓手，好像痛到了現在，又說那時鄉下的廟裡都有一座「惜字塔」，寫了字的紙都要放在塔中，上香後才由和尚拿去燒化，不像現在，廢紙到處亂丟，一點價值都沒有。

而我總以為文字實在是最尋常不過的東西了，現代人信筆隨書是十萬百萬字，複印出版是成千上萬冊，字洋浩瀚，無窮無盡，想要逃離都很困難，

但有時我也覺得文字是如此奢侈，茫茫字海，偶有隻字片語的感動，真覺得那幾個字是如此珍貴，不忍多饗。所謂「煮字為藥」，卻不知可醫何病？但鍊燉熬煮的過程必是費神費力的，無論此藥功效如何，就憑這心思，怎能不有所珍惜？老張的言語時有珠璣，但終是煙雲無蹤，老張說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生活態度，何必留下什麼去彰顯自己影響別人呢？

不過話雖如此，老張到底還是留下了些東西。

除了院子裡的蓮霧樹，走廊底下還有幾盆萬年青、螃蟹蘭之類的花花草草，那衣履鮮潔的後生客氣地詢問左右街坊，有沒有老張欠下的債務，或借了沒還的東西，我媽隨口說去年送了半鍋綠豆湯給他，鍋子好像還沒有拿回來，不過也就算了。但那後生還是硬拉了我讓我去認認哪口鍋是我家的。

老張家與我童年的印象相去不遠，東西頗多，但並不凌亂，進門那幅老先生戎裝的照片還在，只是略有泛黃，那後生腳跟啪地一合，唬我一跳，原來要行了舉手禮才進門，接著掏出一盒三個五，先讓了一根，自己才悠悠地上火，抽了幾口，自我介紹起來說是姓陳，在某處某科，讓我在廚房轉了一圈，也沒啥收穫，隨處看看，那張「先生抱奇才」的大字已經無見，這讓我迷惑了起來，許多事若有若無，似乎人在不斷的回憶裡，有時竟無法分辨何者是實，何者是虛。那位陳先生人倒是好，看我不認鍋子又東摸西摸，便說長官已經看過，這屋子裡已沒什麼值錢的東西，有些廢棄物我要就逕自拿走。

老張的屋裡實在都是些廢棄物了，院子裡的東西大約也已經清完，幾網舊報紙也都置在三輪車上，陳先生說這些下午便要運走了，以前是老張清運別人的東西，現在輪到別人來為他清運了，人間之事總是無常。長大後我在外地求學，極少回家，即使長假也都留在學校埋首於那些實驗研究，回家也是匆匆來去，幾乎難得見到老張，偶爾在院子裡相遇，只覺得他益加老邁與遲緩。幾次也見他踩踏著三輪車在附近收廢紙，總覺得那樣的身影裡有一種

與世無爭的寧靜，全世界都在引擎聲裡，而老張還是用那走過大江南北的雙腳繼續踩完他的人生。有時我無法忍受塵市喧嚷，世俗的追尋讓我顯得既無趣又無能，於是我便逃身於與紅塵了無相涉的研究工作，企圖在裡面找到一種孤傲，一種感覺起來更近於永恆的意義，但久之又感到極度索然。我不知道自己所求為何，而老張是如何能在這些年來，一直甘於一種清淡的意境，似乎無欲，似乎圓滿？

然而世上又有什麼事能真的圓滿呢？

我在老張的三輪車上找到一疊上面寫了字的舊報紙，與以前的一樣，寫的都是些前人的詩句，長久的日曬報紙已經發黃變硬，我想留下幾張做個紀念，但那些信筆隨書的字跡似乎並沒有傳諸久遠的念頭。下午三點多，陳先生真的率領了幾個小伙子將它們全部運走，院子頓時空蕩蕩了起來，好像把十幾年的擁擠一次清除了，乾淨地讓人覺得難過，覺得虛。

「春風取花去，酬我以清陰」我最後撿起來的報紙用柳體寫著這句詩，那棵茂密的蓮霧樹並不覺得悲傷也許便是基於這樣的道理。歲華冉冉，物的無情當是另一種有情，而我們因著記憶、生活而滋長出了情感，似乎反而顯得小氣而無謂了。但我總還是貪享人間這種柔弱的情愫，似乎能在其中感到了一種安全與價值，或是一種深思。因此我羨慕一棵樹，或是能懂得一棵樹的人，那樣的生命是怡然在自然裡的開闊，有無限的美與自由，寧靜與豐富。

幾個月後，或是一年以後，樓下搬來了新的住戶，新門新窗又自有一番新的人事，我猜那老總統的戎裝照自然是不在了。整天有不明人士的進出與牌戲的清脆碰撞聲，母親經常報怨午覺受到打擾，我想起了老張「打個盹、喝杯茶就算福氣」的說法，不覺莞爾。又不知多久，院子裡爲了興建機車的遮雨棚，那棵蓮霧樹還是難逃砍伐的命運，在鋸木的節奏與香氣中，枝葉頹然，真所謂日暮途遠，人間何世，將軍一去，大樹飄零……

如今望著停滿雨棚下的各式摩托車，當然還是有一些遺憾，我想如果老張還在，那麼也許他會說人間已有太多可嘆之事，又豈在一棵樹木而已。而我猜想鄰居們對於人生也自有另外的譬喻，每個人都是如此，喜歡用自己的經驗、自己的價值來丈量生命。

如果你問我要用什麼來譬喻所謂的人生，我會說人生像一棵樹，也許是隱射生死的遼闊與無常，也許是象徵一種更自在的生命型態，但你知道，這都不是真正的答案。斜陽晚照，窮巷蒼茫，老張曾說：一地的華蔭並不為人乘涼而設，但人的心中卻必定要有這般清涼。也許是這些瑣碎而平淡的話語觸碰到了什麼，因此生活中，我努力在水泥與鋼鐵所交織的人間去感受身外的韶秀，有時我沉浸在一些平凡卻美好的事物的感動裡，我幾乎知道那就是詩，但大多數的時間裡，我仍一無所知地活著，像一棵樹。